

家庭·广瑞路

## 一个车窗的距离

| 陶佑林 文 |

双亲离开我已二十多年了，我也二十多年叫他们，没人应答了。想他们时，我总要站在二老遗像前，行三鞠躬，然后和他们聊家常。

我老家喊父亲叫“伯”，称母亲为“姆”。家乡人发音口气较重，不管二声、三声，读出的都是四声。我喊“姆”时总是很亢奋，母亲老远听到这声“姆”，便知是我喊她，她总是面带微笑地应答我。

对母亲而言，那一声声稚嫩的叫喊，是她生命的烛光。长大后，尽管“姆、姆”的声音变得粗犷，但母亲仍十分钟爱，可她能听到的叫喊，却越来越少，因为我很早离开母亲到外地闯荡生活了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电话还是稀缺货。没有电话，就写书信，想多喊一声那熟悉的“姆”，母亲却离我渐渐远去了，直至她的离去。

我始终铭记着母亲看我时的那一脸笑容。目光慈善、会心舒展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笑，浸透着一个干净明亮的心灵。母亲的头发早早花白，要追根到她四十岁。四十岁前后，是母亲一生最艰难的时刻，疾病、丧子、饥饿……家里的所有不幸，几乎同时向她袭来，让一向坚强的母亲，几乎到了崩溃边缘。

灾难肆意的折磨，让当时的母亲想死的心都有了。正当她伤心欲绝时，幸运之神给了母亲又一惊喜：她生下了我。可是在我降临前，有谁能体谅到一年半内走掉三个孩子母亲的心境呢？个中辛酸，也许只有母亲一个人知道。

尽管母亲离开我20多年了，但那年与母亲最后一面的场景，仍像是发生在昨天。当时还在部队工作的我，部队要到野外驻训，我得按时赶回军营。从家里到镇上，不到两公里的路程，我们母子却走了一个多小时，因为中风原因，母亲走路时，一条腿明显乏力，但她坚持一定要送我。我搀着母亲，母亲扯着我的手，一刻没有松开。那种依依不舍，让我久久难以忘怀。可是有谁想到，这竟是我们母子的诀别。

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看到汽车到站了，母亲有一种莫名的惊慌，拉我的手越来越紧，生怕我离开她。我要上车了，母亲突然抱紧我，她放声大哭了，枯瘦的手依旧那么有力，全然不顾被风吹乱贴在她前额上的华发。

汽车终究要启程了。二姐搀着母亲一跛一跛地跟在汽车后面跑了一段，直到母亲没力气跑了，她瘫坐在地上，双手仍拼命向我挥舞。我不忍母亲用这种方式向我道别，泪如泉涌，心疼母亲。就这一个车窗的距离，让我们母子从此阴阳相隔。四个月，家里突然打来电报，说母亲走了。

我永远忘不了与母亲离别时母亲那凄悲

的泪光，不能忘记她那喊哑的唤儿声。也许母亲有预感，这是我们母子的最后一面，可母亲并没有说出。从内心，母亲是多么割舍不下我啊！一个车窗的距离，就这么短，它却在我们母子间筑起了一道墙。

父母在，不管你是30岁还是60岁，都觉得死亡太过遥远。父母一旦离去，你一下子就明白了生命的短暂，一下子成了没有父母兜底的孤儿。

是啊！小时候，因顽皮让母亲劳心的事真是不少。本来庄稼活就很忙的母亲，有时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，处理我惹的“祸”，她经常领着我向人家“赔不是”，然后，家长里短数落我。有时，遇到母亲正烦心，她恼怒了，给一顿教训肯定跑不了。轻则挨骂，重则挨打。母亲的“家法”就是棍子，她的棍子从来不认轻重，劈头盖脸上来就是打。打完，她解气了，我们才得以解放。对母亲的打，我有一个绝招：笑。她看我一脸笑，怒气的声调一下子降了八度。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。但有时这招也失灵。她一定要追打我，那就得老老实实就范，让她解气。否则，气不解，那顿“棍子肉”还得上。想想当时，一次次与母亲嬉皮笑脸的躲闪，现在想，如果还有母亲追打我该有多好啊！真想再做一回孩子！

老舍说：“人，即使活到八九十岁，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。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，虽然还有色有香，却失去了根。”

父母给予我们生命的起点，却无法陪伴我们走向人生的终点，这是何等的寂寥和悲伤！

二十三年前，母亲去世。打那以来，我经常在梦中遇到母亲，梦里惊醒，我依然清晰记得，母亲走路风风火火的样子，她走路像当红军的外公，常年行军打仗，练就一副铁脚板，走路健步如飞，我拼命追赶，却怎么也赶不上，想说几句话，但前面的人好像听不见一样，越来越模糊……等我回头一看，发现身后的路一片漆黑，我恍似迷失方向的小孩，找不着回家的路，落寞、彷徨、悲伤、恐惧和无助。

母亲下葬那天，我历经火车一天两夜的站立，精神极度困乏，当我一身戎装出现在家门口，全村人的目光都投向我。看来家里的一切均已备好，只等我回来出殡。我跟随长长的出殡队伍，来到一个三米见方的墓穴前，看到乡亲们将一锹锹泥土撒向棺木，道士在一旁念念有词地给母亲升文。随着鞭炮冉冉升起的硝烟，我泪流满面地呜咽：“姆呀！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姆呀……”

“母亲生我时，剪断的是血肉的脐带，这是我生命的悲壮；但母亲升天时，剪断的是我情感的脐带，这是我生命的悲哀。”

忆旧·古运河

## 儿时小河之忆

| 夏杰文 |

无锡是江南水乡，许多人祖祖辈辈临水而住，安居乐业，尽情地享受着自然的赋予、清新的美景、水道的便利。我家老宅门前就有一条小河，它紧靠南长街，是“江南水弄堂、运河绝版地”古运河精华段的分支。小河呈“厂”字形，将老宅所在的地块拥抱。宛如一位弯腰洗漱的美丽处女，宁静而羞涩、平凡而优雅。河水终年静静流淌，水质清澈，水波不惊，滋润着沿河而居的人们。在我眼中，老宅小河边的四季都是那样的靓丽：初春的芳草茵茵，盛夏的蝉鸣声声，深秋的落叶纷纷，严冬的白雪皑皑……但令我印象最深的，还是发生在夏天小河边的历历往事。

一进入夏季，在柳枝长垂的小河边，我便和几个玩伴一起开始“寻宝”之旅。扒开地面小草，搜寻树下小洞，用小刀深挖，一只带着硬壳还没蜕化的知了便露在眼前，收获颇丰时一天的战果能有十多只。装在塑料袋带回家，经过一夜时间，一只只知了便纷纷从硬硬的“铠甲”中破壳而出。凭着蜕下的蝉壳，便可以在发小们面前大肆炫耀一番。将其送到中药店，得到的钱还可以买到四分钱一支的果汁棒冰、五分钱一支的赤豆棒冰。要是凑足两角四分钱买一块光明牌的冰砖，那绝对是“土豪”级别的享受，会引来小伙伴们惊羡的目光。

枕河人家的男孩，夏天忍冷浴是必备节目，也是基本技能，而家长们往往因安全问题而不同意。小鬼头们便想出了种种绝招来应对：剃头发，将短头发沾满全身；经常当“义工”帮助邻居搬煤球，搞得灰头土脸；站在河边故意让别人泼湿衣服。如此面目站在家长面前，其意不言自明。大人们早已看穿这些伎俩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在一声“小赤佬，去吧！”的呵斥声中，我们便如同中了大奖般地撒腿跑向小河。从起初的呛水、狗刨式到蛙泳、自由泳，小河成了孩子们学游泳的天然训练场。

小河“河翻”更是记忆中的趣事。每遇天热高温后下雨降温，河底闷热。鱼虾们便耐不住浮上水面透气。“河翻了！”在奔走相告声中，家家户户便亮出了“十八般兵器”：鱼叉、海兜、搭网、扳网……想尽办法捕捉鱼虾。老手们还总结了经验：河虾沿岸边成群结队游，用海兜放在前面静候即可；穿条鱼生性好动，喜欢一群群浮游在水面，但一受惊吓就下沉，随即又立马露面，鱼叉要紧贴水面快速有力；鲫鱼不愿多动，经常是单个浮在水面随波逐流，但一有情况就潜水好久，需要守候者耐心等待。拿着叉到的一袋穿条鱼回到家，母亲便剪去鱼头，挤掉内脏洗净，用盐搭好咸头，放到油锅里一炸，拌入葱姜和佐料，一盘香松酥脆的油爆鱼就上桌了。那种美味，回忆起来至今仍齿颊留香。

夏夜是“快乐时光”开启之时。傍晚的小河边，地面早早用河水浇透赶走了暑气，大小不一、形状不同的桌子便登台亮相。不多时，饭菜的香味便在四周空气中飘散开来，家人边享受着河水的清凉边大快朵颐。关系好的邻居还会热情地交换着菜肴品尝，甚至拼桌同食。散装啤酒、麦精可乐、麒麟汽水下肚，便扯开了天南地北、工作经历、生活琐事……夜幕降临，大家在河边搁好铺板、抬出躺椅，点起圆盘的蚊香和粗壮的蚊烟条（主要成分是木屑和农药，现在已经绝迹），在驱赶蚊子的同时，刺鼻呛人的味道亦让人难受。开凿水井的人家，将西瓜用网袋吊浸在井水里，苏蜜瓜、爆炸瓜、沪东26号即成了冰镇西瓜。此景加上蒲扇的拍打声、说话的嘈杂声、椅子的搬动声，汇成了一幅生动的市井纳凉图。孩子们要么就着昏黄的路灯摆开战台下四国大战军棋，要么早早地围坐在一起，听几个平时爱看“手抄本”的年轻人讲述着恐怖故事的情节。《一双绣花鞋》《绿色的尸体》《恐怖的脚步声》让人听得毛骨悚然，却又因内容诱人而使小鬼头们欲罢不能。曾有邻居家的父母吃完晚饭外出，姐弟俩听完故事回家后，竟然不敢开灯。待父母回来，发现家中一片漆黑，到小河边遍寻孩子未果。再返回家中，一打开房间电灯，小弟弟俩一阵大呼小叫，用毯子蒙着头，浑身大汗淋漓，身子瑟瑟发抖……后来有的人家自己装了电视机，便给纳凉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元素。他们在9寸电视机前面安装放大镜置于屋外，观众就会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。《姿三四郎》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则是小家伙们津津乐道的内容。

随着市政建设道路拓宽，老宅旁的小河由原来的六七米宽缩水了一半多，夏日里再也见不到儿时清澈的河水和河边洗菜、洗衣的场景。家家有了空调，当年的消暑纳凉图不再展现。但不管何时，无论何地，在你身边发生的一幕一幕，已经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

小憩

插图  
胡文伟